

“绿发寻春湖畔回，◆六岭杂谈

万松岭上一枝开。而今纵老霜根在，得见刘郎又独来。”这是苏轼写给他人的，读来好像是给我写的。这里的湖畔貌似我老家的山塘，这里的万松岭上，说的也恰似我在东岭的老家。人之寻根意识，或谓归属感，越老越发强烈。很多人曾问我哪里人，我不假思索，答曰“东岭刘家的”。其实那时，我们铁炉冲整体划到了一个叫“石桥”后来叫“双石”的村里了，我之归属感依然在“东岭”。正如我常常对人道籍贯，说我是“新化”的。而我出生十多年前，我们乡镇早已划归邵阳了……

这好像是中国人的基因，千里万里，千年万年，回不到根，也要寻到根处。正是合村前后吧，东岭村老支书刘楚安公，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电话，打电话叫我回老家去撰《东岭村志》，让我既惊又愁，暗喜还疑。一个村也要出一本志书，其工程也大矣，其志气也宏焉，搞得出来不？一者我还没有退休，专行此事，不太可能。二者，少小离家，老大没回，对家乡不很熟悉，无从下笔。潜意识中也有疑心，担心这本书搞不出来，婉言相拒了。

有多少人对自己村对自家院落很熟悉的呢？后来我知道，楚安公分别找了各个院落在外“秀才”，叫他们分担撰写自家院落的历史，他们跟我一样婉拒了。我以为这事也就是“族老”们临时起个兴，无聊聊个议，多是知难而退，大半无果而终。不想，今年仲夏，楚安公发来三四十万字的村志文稿电子版，叫我大吃一惊。我不行，自有行者，我无能，自有能者。乡亲们志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历时三五年搞出来了，真真让我佩服。

东岭何以称东岭，铁炉冲何以称铁炉冲，之前，我一点概念也无，读了村志，方才明白。原来老家东岭，还是皇帝亲赐的。据说，原任邵州府防御使的赵昫，后来上位，是为宋理宗。他自山那面的资江小溪码头启程，回望客居之地，也生依依

我家住在东岭下

刘诚龙

难舍之情，脱口而出，“东之岭也，秀之表也”，说的正是大金山脉东之一隅，恰是我地先人之所居。

我一直不知铁炉冲名字何来，读了村志，很是惊讶，我们院落最早称呼是六里巷。这里丘陵起伏，群山环绕，古木参天，阴翳蔽日。而这里在清朝那会出产铁，家家户户都炼铁，铁炉高耸，炉火熊熊。外面来买铁的，被山迷雾盖，不知六里巷在何处，乡亲干脆将此地改名铁炉冲。这让我想起来，我曾去我家对面菜园挖土种茄子辣子，时不时挖出一块铁坨坨，那般冶炼过的、非常坚硬的、还带赭红色的坨坨，我原来怀疑是当年大炼钢铁的产物，谁知在清朝，我们院落早已开始了“钢铁产业”。那铁煮不烂、炒不熟、锤不扁、摔不破，老家称之为“猪屎铁”。父母看不惯我又奈不何我，常常咬起牙齿骂我“猪屎铁”。原来是就近取喻，有出典的。

我对东岭起名有所疑，老家居大金山之东是真的。一千多年前，我们祖辈到这里开疆土是五百年前。原先一直有个疑问，我们祖辈是这里的原住民吗？读了村志，释了疑惑，我们是五百年多前从江西迁移来的。老祖宗迁来这里，最先住“老屋场”，后来子息繁衍，开枝散叶，各寻周围山郭，各安其家。相距不是太远，也不是太近，形成各自所居的院落……更让祖先无法想到的是，沪昆铁路开通，高铁站落地东岭，名邵阳北站，改变了茅檐低小的农村气象，高楼拔地而起。又专辟移民点，不同地方的人移居东岭，带来了人气，也带来了文化。

我们自明朝从江西迁来，想必带来了江西文化。在村志“民风、民俗、掌故”一章里，可以明显看出两种文化的碰撞

与交融、同构与异化。湖南十里不同音、十里不同俗，便是同一个东岭，我们也是有不同的。

读村志，有一种别人无法体验的感受，也有一种读其他任何书都不曾有的心情。我键盘敲铁炉冲、石道冲、老屋场这些地名，心头是在念长沙、上海、北京，好像这些外人根本不知的地名，有着天大的名声也似；遇到志中的一个词语，外人不会当么子事，于我好像是一颗星球撞击心胸，引发巨爆。很多往事鱼贯而入，一幕幕乡村图片胶卷般呈现脑海。读村志的美好，无以言表。真想劝有老家的人，赶紧回家，说服族老与乡贤，编一本村志……

很多传统离我们渐行渐远，家乡话也越来越陌生。读《东岭村志》，读到方言俚语这一章，好生讶异，先是愣怔，么子意思哦？念字一读，恍然大悟，会心一笑，对对对，当年正是这般说话的。普通话强势，以摧枯拉朽之势“冲杀”方言，方言没有太大招架之力，节节败退。我们这些背井离乡者，很多方言已不会说了，便是回老家，也是半洋半土，洋话多于土话了。而村志却把传统与语言以文字方式凝结，当化石一样保存起来，这或许是所有村志的一大功业。

麻雀虽小，肝胆齐全。《东岭村志》，是按照志书的体例与规制，布局谋章，行文造句。一本村志，就是一个村的百科全书。

敝地坪上镇有教育之乡与文化之乡美誉，走出去的农家子弟是很多的。然则，《东岭村志》之编撰，都是老前辈与“土秀才”在历在为，外出游子或有其他支持，却无文字贡献。一，可见本地人文素质是蛮高的，拿出一个人来，都能武一段文一番。二，保证了志书原汁原味，无甚文装文饰。自然也因档案难找，多凭口耳相传，志书挂百漏百，记载到底不全，或者还有不准。这是没法子的憾事。

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

耕具的变迁

林日新

老家有一句农谚：“八月暖，九月温，十月还有小阳春。”十月，是种植油菜的好时节。一日，我回到老家，一下车便看到一台田耕机在耕作。定睛一看，驾驶田耕机的正是侄儿阿斌。他一看到我，就停下来。

我问：“打算种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种油菜！”

“这就能种油菜？”我迷惑了。

阿斌微微一笑：“耕机一过，开沟、起垄、培土……一次就成，只需撒种或栽种了。”

“哦，这么方便！”我不禁想起往昔栽种油菜的情境来：开沟、起垄、培土……全靠人工，一锄一锄地挖，一垄一垄地整，耗时又费力。

20世纪70年代，每年三月，父辈们便牵着犁、牵着牛，向沉寂了一冬的田走去。到了田间，他们便把犁铧放下，喝住牛，套好犁，等待队长一声哨响，大伙便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开犁啦……”顿时，整个田野沸腾起，一年的春耕生产便在这喊声中开启了。那时犁田，牛背着犁在前面卖力地拉，人则在后面使劲地扶着犁。农村耕田还要讲究“三犁三耙”：即在插秧之前，需要犁三遍耙三遍。说这样精耕细作才能增强地力，有利禾苗生长。一天下来，耕不了二亩地。不仅劳动效率极低，还搞得浑身是泥，人疲牛乏。

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农村出现了大型耕田机，有卡车那么大那么高。全公社只有两部，每个大队轮流一两天，专挑那些在马路旁的大丘田耕。当时，农民们感到很新奇，惊叹那耕田机的高效率，一天能耕二

十余亩。但是，丘陵地带的地势不够平坦，大丘田少，交通不利，大型耕田机很难大范围推广。因此，热闹了两三年，就再也没有看见它下乡支农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农村出现一种手扶式耕田机。它没大型耕田机那么高的效率，但一般的成年男人只需跟师傅操练半天就能出师，耕作起来也较方便。但它的劣势就是人还是很累，似乎比用牛犁田还要累一些。好在几年后，又出现一种轻便的耕田机，人可以坐着驾驶，主体机器旁还设有一个船形的器具，用来稳定重心的。乡人管它叫“铁牛”，比起耕牛来，它不需专人常年看管放牧。铁牛的效率虽不及大型耕田机，但比手扶耕田机要高不少。因此，它得以大力推广，至今还有不少农户都在用。在铁牛与耕牛并存多年之后，耕牛逐渐退出了农田。

十多年前，一种新式的大型耕田机出现了。与它一同出现的，还有大型收割机、挖土机、插秧机、无人喷药机等。“种田大户”承包了上百亩农田，靠这些机械耕种，发家致富。

随着“三农”政策进一步深入落实，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新农村的高潮，农村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，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农村不仅在耕种上实现了机械化，在收割、插秧、灌溉等方面也实现了机械化，很大程度上把农民从繁重的劳耕中解脱出来。慢慢地，原先在农村司空见惯的犁、耙、镰刀、脱粒机……这些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具，很多都进了农耕文化博物馆。（林日新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

喜见榨菜又“受宠”

周志辉

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。记忆中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村里的人都还相对比较贫困。受各种条件的制约，那时我们一日三餐几乎都吃榨菜。“早上盐菜榨，中午萝卜榨，夜晚豆角榨。”“榨菜有得油，呷起打逆喉。”那时村人家里普遍油不够，只得经常水煮或直接吃。冬天气温低，吃榨菜不怎么烧心。热天只要一吃下去，胃里马上就火烧火燎，十分难受。时间一长，我只要一看到榨菜就会浑身起满鸡皮疙瘩，不由自主地直反胃。

有一件事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一天，我的一位堂叔因为饥饿，连吃三大碗没有放油的盐菜红薯渣。其他四兄弟吃得慢些，再去盛时已经没有了。前者多吃多占，后者还没吃饱就没了，这样做，怎么行？很快，家里就乱成了一锅粥。他父亲被逼得没办法，拿起一根竹枝条就往他身上招呼。“你们打我骂我，就是想要我少吃点。我偏不上当，随你们打！”没想到他边挨打，边把锅内剩余的汤渣全盛入碗中，边吃，边哭着回怨。

相对于院子里大多数同龄人而言，我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个。那种没放油的榨菜，我儿时没有吃过。上初中在学校寄宿后，虽一瓶榨菜吃一个星期，但无论家里如何窘迫，炒榨菜的油还是保证到位的，有时还会夹杂些五花肉或油渣。等到我上高中、弟弟妹妹上初中后，家里的榨菜就开始“供不应求”了

起来。那时只要地里一出蔬菜，我母亲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尽量多择些晒榨菜。为此，她至今还背着“只要是菜就能晒榨”的“美誉”。有时实在供应不上，就厚着脸皮向亲戚和乡邻借或“讨”……我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“卖了榨菜坛子”！

我考取邵阳师专时，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我成为院子里第一个“从此卖了榨菜坛子”的人。我也为自己将来不用再吃榨菜而欣喜不已。这种观念，我在参加工作好几年后都不曾改变。单位食堂吃榨菜炒肉，我借口看到榨菜就胆寒、反胃，不愿伸筷子。如是几次后，有人开始在背后悄悄议论，说我脚还未跨出农村就“变了质”“忘了本”……压力之下，我只得硬着头皮“再向虎山行”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我考调到县直机关上班后，经常听到有人在茶余饭后感慨：“如今的生活，真的不知比过去好了多少倍。以前，鸡鸭鱼肉基本上要过年才能吃到，如今几乎餐餐吃，都吃腻了……”我每次回老家，桌上摆的也几乎都是大鱼大肉。一顿饭下来，往往是大鱼大肉基本没动，而榨菜和蔬菜一端上来就被抢光。看着榨菜又一次成为大家在餐桌上的“争抢对象”，我不禁想起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：“鱼肉鸡鸭会有当不得榨菜的那一天！”

（周志辉，邵阳市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醉美丹霞

朱巨滨 摄



江西宜春的明月山，是人文自然景观皆优的风景胜地。听二次来旅游的朋友说，登明月山，一定要“平步青云”——走一趟海拔1700米的青云栈道，否则，就如欣赏孔雀而未见其开屏。

初冬的一个晴日，我和一些朋友上了明月山，观光了一番，就准备去“平步青云”了。

一堵石壁上凿着一个正方体门洞，其上端是“星月洞”三个填红的行草篆刻。被“星月洞”吸进去以后，以为行不远就“豁然开朗”。哪知不然。走了几步，方知里面是一道天然的石隙，陡峭而下，右侧是斜覆的石板，左侧砌着一级级的磴子。磴子随石隙的走向而转折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一朋友说，有150米深。要想“平步青云”，先要受劳累。

好了，终于豁然开朗了。洞外，右侧傍山崖是栈道；正前方是一个平台，平台的右侧是一段拐向山崖的玻璃桥。一朋友问我走哪条，我用脚步回答了他，直接迈向玻璃桥。可惜桥下并没有云雾，虽有凌虚之感，但并不算腾云驾雾。玻璃桥与栈道合二为一后，就一路是栈道了。或好长的一段是笔直的；或到了一个山崖的皱折处，就随皱折而皱折。右侧当然傍崖，左侧是栏杆，栏杆可齐成人的胸部吧，显得很结实。

栏杆之外是深谷，用“千丈”“万丈”来形容，应该不会遭到讥讽。天气特好，深谷里也没有雾霭，看到的是其翡翠般的本来颜色。谷底的苍松翠柏，应该是“高耸入云”的，可惜看不出这种英姿来了。深谷那边是斜斜的或壁陡的连绵的山坡，很有看头，俨然一道道挺拔的鼻

旅人手记

“平步青云”

黄三畅

梁。不，应该像一根根斜斜的大撑子，把山体撑起来。又有一根根斜斜的小撑子，把大撑子撑起来。那些小撑子，像一个个立体的“人”字。其中一面山坡上闪亮着一道瀑布，分为四五折，跌跌撞撞，落入谷底。

山谷大抵是簸箕形，簸箕口以外，是一片开阔的世界。极目远眺，最远处是一道横亘的山脉，稍近，又是一道，再近，即是一座一座奔马似的山峦。其颜色，由远及近，分别是灰青、浅青、靛青、翠青。

栈道上，不时会遇见“迎客松”。或屹立于靠山崖的一侧，往往有水桶般粗细，伟丈夫般高高挺立；向崖壁外的一侧，长长地伸着一些手臂，在热情地迎接客人。我走到这样的树旁，总忍不住抚一抚它。或伫立在栏杆的外面，我觉得它们是在护卫行人。峻峭的崖上也有，似乎小一些，它们的身子俯斜着，手臂往下伸，似要与客人握手。有一棵，树干只是一握大，也不高。离其根部不远处，两条根有一截裸露于石壁外——其生命力之顽强，令我肃然起敬。

栈道的皱折处，有一条石凳。石凳的端头，有一根竹筴，把一支小小的泉水接出来了。泉水流进一个长腰子形的石盆里，是怎样的清呀！说清得就像没有，也不妥当，分明有呀！只能说，真清，不可形容的清。当然忍不住要捧一口

吃，有点甜，据说还富硒哟。

栈道也不总是平着前进的，有的地方是一级一级的石阶，上完了石阶是一个较宽的平台。然后，再平着前进……但游览者往往不急于前进，平台上有凳子，不累也要休憩一下。空气是如此清新宜人。一朋友说，负氧离子一股又一股地扑面而来。抬头望天，天是那样湛蓝，有几朵白云，是那样轻如鹤羽。

在这样的地方，观景、拍照是最适合的。一个平台的下面，是一道凸起的石棱，蜿蜒而下，如一条游龙。一个平台对面不远，是一个石龟，它蹲在那里，伸着头，鼓着眼睛，似要跳到云海里去。一个平台的不远处，立着一个比人高的长形石头，顶端分了叉。栏杆上一块牌子告诉我们，这叫“海豚望月”。神形兼备的“肖形石”，在栈道上看到的还真不少。一段栈道的左侧不远处，是一面石壁，一米多高，两三米长，造型别致，整个看去像……旁边一块牌子告诉我们，叫“玉兔守月”。嗯，不说没想到，说了，还觉得真像。

不知不觉，栈道走完了，前头不是悬崖，是山坡了。这1700米，竟这样容易走。是的，一路上不是“平步青云”，只是坦荡前行。我觉得坦荡前行，是人生之路的最高境界。

（黄三畅，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）